三才廣志

兵制夷情

剿誘窮黷之失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_辭語_无咎

程頤曰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懐来然後奉辭以誅之為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復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

道也

程頤曰以陰柔居復之終於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無施不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歲之終也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也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

春秋昭公十有三年晉伐鮮虞

程頤曰晉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左傳隱公四年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林希逸曰好戰求勝非國之福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謂動也）觀望

高祖時天下新定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
百姓恩澤如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
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政會呂氏
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
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
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
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
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用心傷痛無日忘之今
未能銷距且願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
為功多矣且無議君

武帝元朔二年匈奴入寇遣衛青擊之取河南
地立朔方郡五年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還以
青為大將軍明年又率六將軍擊之元狩二年

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耆至祁連山而還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勤兵而還三年遣趙破奴擊樓蘭太初元年遣李廣利擊匈奴

胡寅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萬里民力殫盡海內嗟怨賊盜群起富庶之俗至於蕭然釁自謗人其後大禍延孫子接刃闕下流血盈溝其應憯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墻之罹驚望思之病痛悔哉

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知親親信边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強

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匈奴不輕侵也本以
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
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
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里不食及解圍　位
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
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
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
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
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
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
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飽待
飢王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
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

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粮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順將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埶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後或絕其後單于可從百全必取上從恢義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軍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單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

固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弗能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讐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單于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胡寅曰武帝惟畧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不更練而昧於節要豈有匿刑致敵覆十餘萬人而不露者乎其不為虜所敗也幸矣

覆者用兵之奇道也善覆者藥不勝遇覆者

靡不敗

宣帝時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国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

胡寅曰魏相之疏止無名之兵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墻之憂眞經国之遠

献寧相之能事也其左可服若不隱風俗薄
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吏直以告君此則
賢者或以為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
聞災禍風俗薄惡而相不自欺其賢矣哉
靈帝建寧二年詔遣謁者說降漢陽散羌段熲
以羌雖暫降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
殄滅乃分遣兵進擊追至窮山深谷之中處處
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分置安定漢陽
隴西三郡東羌平悉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
千餘級費用四十四億
司馬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
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
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

同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畔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羌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埸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哉

建寧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邊寇謂發兵出塞擊之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効請中官王甫求得為將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

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才力勁健加以関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利馬疾過於匈奴今育晏虛計二載自許有誠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轉運無已是為好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天設山河以别内外苟無蹙國内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之虜校往来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遣育出高栁晏出雲中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数十騎奔還死

隋煬帝大業六年帝幸突厥啓民可汗帳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裴矩說帝曰高麗漢晋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或有濫惡使者立立斬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舳艫千里往來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天下騷動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谷價踴貴斗米值數百錢重以官吏侵漁百

姓窮困於是相聚為盜至是所在蜂起不可勝數攻陷城邑楊元感等乘之而起隨遂以亡

胡寅曰煬帝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處羅無不如志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謂天助不善非祐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單師說客於彼七國有摧敗齟齬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也以符堅晝於治國兵威之敵施之江南遂至亡滅又況煬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應於後然後逆賊之獄成而大罰加矣網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唐貞觀十七年新羅遣使言百濟於高麗連兵

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
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君不
可以不討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讋伏陛
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
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世勣曰
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
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然此
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
耳遂欲自徵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
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
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
取之如反掌耳今天子新立幼稚諸王陛下所
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

輕行速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群臣亦皆不聽

范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太宗征高麗房玄齡疾篤為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今東征未已群臣莫諫敢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 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

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肯固上之元
先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三十餘里元光濠
柵深固瑊濠柵皆可踰地元光按兵於營西遊
環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
趣栢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請又各遣遊騎
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
西遊騎貫唐穿君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
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
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御
馳二十衔方乃馬口虜從兵追擊唐將卒死者
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元光發伏
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請將曰
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

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
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
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結盟者
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
此其審耶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初吐蕃尚結
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
是離間李晟回馬燧以求何欲執渾瑊以賣燧
使并獲罪回從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范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
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
之功社稷是賴德宗猜忌使憂懼而保朝夕
至於讒邪之說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
之不疑由其心術蔽闇見善不明故也延賁

以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陸贄言于德宗曰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膺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同焉是則姓生以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地死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安也從古及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而上下之樂無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

同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亙易常理昏
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崛彊之由內省於撫叙之
失脩近以表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
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
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
其證也如此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
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俊威是臨惟忿心是
肆視人如禽獸而驟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
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
刑是使負纍者懼必死之誅奉辞者慮無功之
責編甿以困於杼軸而思褒士卒以憚於死喪
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
殃一境不寧善兵數擾兵牽禍結變起百端亂

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矣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宋司馬光上英宗曰聖王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切見國家所以禦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為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釁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悟猶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边鄙武功皆銳意而生事或

以開長荒棄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畧老弱之虜三五人為勇敢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翦熟户鈔掠边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粮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边守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埸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司馬光上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説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齐桓晋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内而能治於外者也今朝廷之政未盡修封域之中未盡治内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閭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即化為流殍[illegible]平日戎事

不諳將帥之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同兒戲
教閱稍頻則愠懟怨戾賜予不時則揚言不遜
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
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爲欺罔兵法
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不知己一勝一負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陛下視今天下如此
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冀
難立之功此臣所爲寒心者也爲今日之計莫
如收拔賢俊隨才受任以率百職有功必賞有
罪必罰以修庶政謹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
姓屛絕浮靡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訪智畧察
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桀黠以立軍
法料簡驍鋭罷去羸老以練士卒脩整犀利变

更吾衆以精器械侯百職既舉庶政既脩百姓既安倉庫既實將軍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為復昊夏取瓜沙平幽冥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納邊吏人狂謀信黠虜之詭辭臣恐不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邊城晝閉朝廷乃為之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曆之時已而卒無可柰何然後忍恥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來之其為損也不可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繫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為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實為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開境建

衛霍甘陳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
時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
患不預其憂是豈可哉凡邊境有事則將帥
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徼倖此乃
聖人之利非國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
蘇武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為人臣計與為人
主計不同人臣非斥壤地劾首虜無以為功為
陛下計唯天下安社稷故耳陛下聖神冠古動
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拱泰山之安與天地等
壽則竹帛不可勝紀堯舜湯禹不是過也議者
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
臣切不取
蘇轍言于哲宗曰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

信而不來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為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者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圍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之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曰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取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

人者可謂疏於事情而急於功利矣然其中文公以霸天下荀吴以彊晋國知信義之敦見於久遠如此

元豐五年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民作過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兵大事極須謹重何者郭逵征安南與昨来西師兵夫傷死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於至細

楊時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饕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己事恬不以為戚夫蛮獠猖獗自古然也綏之則豺噬狶勇干紀不受命急之則鳥驚

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馭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徽宗時蔡京開邊知貴州王祖道欲秉時徼富貴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麥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三十崗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傍通江洞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崗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詔以為懷遠軍祖道在貴州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内地錢帛鹽粟無從齊限地瘴癘戍者歲亡什五費無尺地　民益於縣官蔡京既自以為功

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

用是超取顯美

宣和三年欲復　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

言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

國盟約輙造事機誠非廟筭使百萬生靈肝腦

塗地公實為之時陸寇方臘初平帝亦悔於用

兵王黼獨言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

取燕雲女直即據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

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

関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二千二百

萬緡以克用黼專領其事乃以童貫為宣撫使

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時有朝

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金必

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言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置河朔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其肝腦塗地乎除昭名編管海州先是燕雲之義起廣安軍草澤安堯臣上書曰天作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乃搖尾乞憐非畏吾已蓋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隙陛下將起燕雲之役異日唇亡齒寒邊境可有乘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畜其銳而伺吾隙以乘其所大欲耶又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因宦者專政此曹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劉賁為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背圖誤國之大者昔童貫而論之貫

起卑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群小易置將吏以直私黨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賞罰不中兵氣威靡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共唱北伐之議經營之久國乃困之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克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居苟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為此曹涸也奏入不省其後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鹽額科泒加之連歲凶荒饑民並起為盜女直乘之遂至失國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萬死於海島還者僅三人

刑類

刑制總論

要語

易噬齧也嗑合也亨利用獄

程頤曰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為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彊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

又曰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

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程頤曰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威與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無所　有一則莫敢不畏六五

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程頤曰雷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節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也

初九屨加於足校木械滅趾傷滅其趾無咎小懲而大戒故無咎六二噬膚無骨之肉滅深入至沒其鼻鼻無咎六三噬腊肉乾腊之堅韌遇毒小吝无咎九四噬乾胏肉之帶骨者得金鈞金矢束矢利艱貞吉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無咎上九何校滅耳凶

朱熹曰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

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文在卦下故為

屨校滅趾之象上悪於初故得无咎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悪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悪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悪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上声]校滅耳凶

賁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程頤曰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脩明其庶政文成明之治而無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

刑手乃聖人之用心也為戒深矣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飭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旅之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程頤曰火不在高明無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豐之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程頤曰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威戚

於姦惡惟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
以折獄致刑也

中孚之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程頤曰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
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于中故為中孚
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以緩死君子之於
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
意常求於緩緩寬也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用
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書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
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
惟刑之恤哉

朱子曰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

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是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寛之也鞭作官刑者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斈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黄金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

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遠意也聖人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畧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又曰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猶今之刑皆結於笞杖徒流絞斬也

凡人所犯合墨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剕宮大辟皆然流宥五刑者其人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可恕或因過誤則全其肢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方不與同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鞭作官刑者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蓋有一項刑專治以官府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朴作教刑此一項李官之刑猶今之學舍夏楚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朴之如侯明撻記之類金作贖刑謂鞭朴二刑之可恕者則許用金以贖其罪夫象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朴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

以寬鞭扑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不合
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無毫釐抄忽之　也其
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
之心閔夫死者之不能復生刑者之不可復
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
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其抵冒至此也
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
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
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
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嘗有如是之酷
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銜冤負痛而為
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為適得其
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故也惟

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
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
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
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死既免於刑而又
得還鄉復為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
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肢
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
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刑有宅
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
至小而情之輕者亦不許其入金以贖而不
忍輒以貞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
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
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

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為流為贖為鞭為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始從墨劓之坐而堯之心乃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忍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

帝曰皐陶蠻夷猾（亂）夏寇（劫人曰寇）賊（殺人曰賊）姦（在外曰姦）

究[small: 晦宄]汝作士[small: 理官]五刑有服[small: 其服]五服三就

五流[small: 五等象刑之當宥者]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朱子曰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

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

於市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

餘刑亦就屛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

誤而致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

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

三等之居孔氏以為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

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大槩當畧近之此因

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

能使刑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

大禹謨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small: 犯也]予正[small: 政也]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輔也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朱子曰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

臯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朱子曰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輕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葢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

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交其流行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於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於有司者也

朱子曰觀皐陶之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眞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遂干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凉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以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

抵罪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其冤而姦民之犯于有司者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國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康誥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用也)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偶也)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蔡沈曰此慎罰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

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
卽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
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旣道極厥辜時乃不
可殺之意歟
非汝封康叔名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
三字當在又曰下又曰劓割鼻也刵截耳人無或劓刵
人
蔡沈曰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
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己而刑殺之刑殺
刑之大者劓刵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
之也
王曰汝陳時臬法也為準限之意事罰蔽殷彝用其義
誼刑義殺物庸以次次舍之次汝封乃汝盡遜順也曰

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蔡沈曰言敷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己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叙時當惟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罰之由所不中也可不戒哉

立政曰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又曰維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之又曰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矣

祭沈曰庶獄 獄訟也 庶慎國之禁戒儲偫也

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己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為言不以己誤庶獄庶慎惟當職之人是治之又曰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己誤之也

廣志卷之一千九十五終

廣志卷之一千九十六

刑類

刑制　刑制總論

要語

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蔡沈曰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

蘇軾曰失礼則入刑礼刑一物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蔡沈曰舜命皐陶爲士制百姓於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蔡沈曰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期感動盪為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蔡沈曰刑獄非所恃以民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

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于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蔡沈曰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蔡沈曰罰之輕重亦皆有權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有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

王曰嗚呼嗣孫（嗣世子孫）今往何監（視也）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

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蔡沈曰此詔來世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于此祥刑

鄭玄曰秋官司寇者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先王之治先之以德禮而輔之以刑政故司寇掌刑而屬於秋官秋者天氣肅殺而刑以義為主也刑官司至於寇則刑官之事無不舉矣

林之奇曰司寇刑新國用輕典者以其舊染汙習不可遽正姑以教之宜以柔克之義也

刑平國用中典曰以其己安已治旣富旣庶陶冶被服莫不下治則敎化已明習俗已成宜以正直之義也刑亂國用重典者以其頑昏暴悖不可訓化則殲渠魁殲彊梗宜以剛克之義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其此之謂乎

劉炅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豈聖人所樂哉故力不懲則財不生而野荒民散矣是野刑不可已也亂不除則民不安而民散國離矣是軍刑不可已也孝不盡則忠不純而家破國微矣是鄉刑不可已也職不舉則治不成而政衰俗薄矣是官刑不可已也禮不行則中不建而君弱臣彊矣是國刑不可已也天

地四時者六官之序聖人體其序而化成天下之道也野軍鄉官國者五刑之序聖人不得己而即其序以措萬民於中和之道也

大戴禮刑罰者御人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史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刑為筴以人為手而御天下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塗不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

禮記凡制（斷也）五刑必即天倫（天理也）郵（與尤同責也）罰麗於事

陳澔曰天之理至公而無私斷獄者體而用之亦至公而無私凡有罪責而當誅罰 必矣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

方慤曰父子之親本乎情故曰原君臣之義錯諸事故曰立親主於愛一於愛則刑有所不忍加義主於敬一於敬則刑有所不敢及一皆如是豈足以為法之經哉其或於親有所原於義有所立者特從法之權而已故曰以權法之也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盡心焉

馬晞孟曰此言立法制刑之意雖輕無赦所以使人難犯也惟其當刑必刑輕且不赦而

況於重者乎故君子不容不盡心焉蓋刑之所以為刑者猶人之有側也一辭不具不足以為刑一體不備不足以為成人辭之所成則刑有所加而不可變者故君子盡心焉君子無所不盡其心至於用刑則尤慎焉者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祖禹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

不與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而不怨殺者

程頤曰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荀子曰世俗之爲說以爲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菲草屨也純緣也衣不加緣以恥之也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得待象刑矣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及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

並起於亂今也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洪邁曰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云唐虞象畫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墨其髕犯宮者扉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

刑法總論法者百王不易之典也古今天下事事皆有法況刑辟獨可無法乎夫以前人創之後人守之可者因之否者革之無非求所以便天下後世者也然世變日下人情日薄而國家之法亦日以靡爰自唐虞而降其始也作五刑其後也作九刑蓋至於周律屬三千無非由畧而之詳其條目可謂至纖且悉矣秦漢後雖約為五百似已厭其煩矣漢初約為三章未幾而九章作焉延及蕭梁凡一千五百三十條至後周凡定法一千五百三十七條大畧滋章漸流苛密不勝其繁矣隋唐因之其間屢有沿革所謂律令格式者昜枚舉而縷數也五代時周世宗又集為刑統一書攷其條目靡不畢備至我

宋襄襲增損有可覆者然而古者法疏而犯法者寡後世法密而犯者衆此其故何哉盖古者李校之設教化之行人知廉耻井地之均衣食之足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悪也後世則不然井地破而穀禄 平李校廢而習俗不美法立而奸生令下而詐起雖刑辟日報而不為沮止此其所以不古若也

刑

歷代刑

要語

謹按先生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聖人因天討而作五刑

舜象刑

書舜典象以典刑注象法也巫天垂象聖人則之

益稷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註氏曰如天之垂象示人也王氏曰若周官垂刑象

漢書文帝詔有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

禮司圜注弗使冠飾者著黙幪古之象刑與

疏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象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公羊注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乃姦偽多

尚書大傳唐虞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選注荀子注

晉志傳曰三皇設教而民不違五帝畫象而民民知禁則書所謂象以典刑云云者也然則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緣領投之於市與衆棄之

白虎通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劓者赭衣臏者墨蒙宮者雜屝大辟者布衣

無領

楊子法言唐虞象刑惟明

荀子正論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或曰當為墨慅慅嬰慎子作草纓共艾畢共未詳菲對屨對慎子作紂殺赭衣而不純慎子曰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復緋當刖以艾韠當肉

周書王子曰穆穆虞舜立義治律注律法也

漢刑法志書曰伯夷降典哲民惟刑言制禮以正刑善乎孫卿之論曰世俗為說者以為治古無肉刑有象刑墨劓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是不然象刑非生於治古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

唐沈顏曰染其衣裳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

釋耻異世不揻豈特已以為耻人見之者皆
以為耻為戒
朱文公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五等
肉刑之常法也流宥五刑放之於遠寬夫犯
肉刑而情輕之人也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官
府䖏校之刑馭夫罪之小而未麗五刑者也
金作贖刑使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失犯鞭
扑之刑而情之又輕之也此五者刑之法青
災肆赦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怙終
賊刑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
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欽哉欽哉推刑
之恤哉此聖人畏刑之心舜之贖不止及於
五刑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據此經文五

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以舜命臯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三法而已

虞舜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刑用不越法）當流宥五刑（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鞭作官刑（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榎楚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註見流門徙）四罪而天下咸服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群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汝作士五刑有服（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五服三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注見流門徙）惟明克

允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也無干我信正）愼有

俞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

于無刑民協于中（合于大中之道）時乃功懋哉皐陶曰

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

于世（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宥過無大

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見詳獄門篇）與其殺不

辜寧失其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

司

夏作禹刑

殷湯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

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於遊畋時謂

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

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臣不以君服墨刑墨其頗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有僕隸自匡正

周官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民未習於教故用輕法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以其化惡代威之以五刑糾萬民刑亦法也糾猶察要之一曰野刑上功糾力功農功力勤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行註同符于對合子臣及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德六德也善以世為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能能其事職職事脩理也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愿慤慎也暴當為恭字之誤也〇愿音願剝人音原依註恭作恭愿

及若角
以圜土聚教罷民國土獄成也聚罷其民中圜善以教之為善也民不愍作勞有似於罷
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害人謂為邪惡已有過失麗於法者以其不故犯法寘之圜土舒散之無其因伍而能改也寘置也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
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反于中國謂合之遂於故鄉里也司圜職日上罪三年而合中罪二年而合下罪一年而合不從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卞民
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出謂逃亡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訟謂以其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詩曰其直如矢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箇與七報矢注同爾古質矢與合餘
○造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勝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為則介遵見
以嘉石

平罷民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使善○文石之文如字剎音問封音樹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有罪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麗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宥寬也○桎音質梏古毒反著直略反下附猶著猶皆同

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肺芳廢反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無兄弟曰惸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也上謂王與六卿也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

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正月朔日布王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重之○縣音玄註及下同挾子協反凡邦之大盟約

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涖臨也天府祖廟之藏○約於妙反藏才浪反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六官六卿之官也貳副也○會古外反下同會皆同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邦典六典也典以六典待邦國之治○治直吏反下同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邦法八法也以八法待官府之治○斷丁亂反下註皆同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為治獄吏褻尊者也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鄭司農云刑諸甸師氏禮記曰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以五声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

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直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以三剌斷庶民獄訟之中詳見註並見詳獄門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其上所斷獄訟之數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群士遂士以下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宣徧也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士師之五刑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縣於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掌中官之政令大司是之

官府中也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掌士之八成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矣一曰邦汋汋讀如酌國汋者斷酌盜取國家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家二曰邦賊為逆亂者三曰邦諜為異國反間四曰犯邦令干冒王教令者五曰撟邦令稱詐以有為者撟音矯六曰為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七曰為邦朋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八曰為邦誣誣罔君臣使事失實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移民就賤救困也通財補不足也糾守緩刑舒民心也凡以財獄訟者正之傅別約劑

鄉士掌國中謂六鄉之獄在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三鄉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群士司刑皆在各

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

遂士掌四郊（六遂之獄在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糾其戒令（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分一遂）聽其獄訟（以下卿士同）二旬而聽于朝（以下卿士同）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三公會其期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以下卿士同）三旬而聽于朝（以下卿士同）刑殺各就其縣四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三月乃上要者又變[illegible]言國以其自有君異之）司寇聽其成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也（成平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

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謂諸侯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告曉以麗罪及刑罰之本意）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在內者斷）[illegible]其外者不聽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日不得乞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其聽（判半分而合者若謂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為治之）凡民同財者令以國法刑之犯令者刑法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凡盜賊軍鄉邑及人家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謂同國不相辟者將報之先以言之於士）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司刑掌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則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詔刑罰者處其所司不如今律家所署法矣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

司盟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爲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聽此盟詛所以者獄訟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於法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罪二千五百條上附下附刑五而已於刑同刑者其刑殺之一也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戮誅肆焚辜肆墨者使守門黥者無妨於禁御〇御音禦劓者使守關

截鼻求無妨以見醜遠之○遠于萬夭宮者使守内以其人道絶也令世或然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已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禁暴氏掌庶民之乱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狥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奚隸女奴男奴也其聚出入有所使

王制曰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

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附輕從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有罪可重猶赦之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盡其情疑獄氾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法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變更也侀音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

乱政殺作淫声異服奇技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傳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為其為害大而辭不可明

周九典

周書文政解三十八惟十有三祀順九典一祇道以明之二稱賢以賞之三典師以教之四四戚以劳之五伍長以導之六群老以老之七群醜以移之八什長以行之九戒卒以将之

仲長統昌言曰嗣周氏之祕典續吕侯之祥刑

穆天子傳丙寅天子屬官効器乃命正公郭

父受敕憲已酉天子飲于滻水之上乃發憲

命

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乃發既賦憲受臚于野教將葬乃制作謚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劉熙注曰憲法也賦治國之法於諸侯而受其貢養也

孟子注孔子之門徒訟述宓戲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

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鄭于也術法也百姓或作異姓非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父凡也弗吊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

服居外不樂聽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詳見帝系考皇族門

康誥曰嗚呼封敬明乃罰凡行刑罰必致明之欽其謹重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無或劓刵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王

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自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君陳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罪雖小三紀不赦所以絕惡源也

穆王作呂刑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惟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汝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
惟内惟貨惟来其罪惟鈞其審克之五刑之疑
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
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
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
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
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
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
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
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
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
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
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

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其有并兩刑亦上具之）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私家獄之辭（典獄無取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衆罪之事其報則以衆見罪人）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德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呂刑一書先儒蔡九峰以為舜典所謂贖刑者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許其贖免矣蓋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歛民財夫子録之亦以示戒愚以為未然蓋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而下猶使人為之感動且拳拳乎訖富惟貨之戒則其不為聚歛征求設審矣鬻獄取貨末世暴君汙吏之所為而謂穆王為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謂贖者意自有在學者不能詳味經意而深考之耳其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蓋謂犯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而姑取其百鍰以示罰耳

繼之曰閱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可疑則贖皆當閱實其也其所謂疑者何也蓋唐虞之時刑清律簡是以贖金之法止及鞭扑而五法無贖法至於周而律之繁極矣五刑之屬至於三千若一按之律盡從而刑之則何莫非投機觸罟者天下之人無完膚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姑以大辟一條言之夫所犯者死罪而聽其贖金以免誠不可以訓也然大辟之屬二百則豈無疑赦而在可議之列者有如殺人反逆之類則是不可不殺雖萬鍰亦難貰死矣而二百之屬其罪不皆至此也以經傳考之其在周則王制之析言破律行偽夆非酒誥之群飲

其在漢則列侯坐酎金不敬將帥出師失期之類於律皆死罪也而其情則可矜其法則可議豈必盡殺之乎此其死罪之疑赦者也意周所以斷斯獄必在其罰千鍰之科而漢制則不過或除其國或贖為庶人亦其遺意也蓋哀矜庶獄乃此書之大旨贖特其一事序者專以訓夏贖刑言之已失其義而此書之首又止言耄荒度作制以詰四方夫曰作刑以詰四方者主於用刑之意也而此書所言大槩哀民之罹于法而不忍刑之愬有司之不能審克而輕用之其意蓋期於無刑而非作刑也故愚疑篇首或有脫簡如耄荒度之語亦難通二序既不得書之意而後之儒

者復因穆王有廵遊之事遂於此書肆爲譏
乎而不復味其辞亦已疎矣以愚觀之一篇
之中察獄情之隱痛鑒天道之神明而示勸
戒於報應之間咨嗟懷惻諄復詳練老者之
言也其作於旣聞祈招之後乎是豈復有侈
心之可議哉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
必贖乎曰古之議疑罪者降殺一法也虞書
所謂罪疑惟輕此書所謂上下比罪上刑適
輕下服是也罰贖一法也虞書所謂金作贖
刑此書所謂五刑之贖是也固並行而不悖
也且其言曰罰懲非死人極于病盖財者人
之所甚欲故奪其欲以病之使其不爲惡矣
豈利其貨乎至又以爲所言皐陶不與三后

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皋陶不與蓋吝之也亦此書立言之疵啓之陋哉俗儒之論也夫刑以齊民古人重之謹之而非所先也故夫子以政刑不若德禮而此書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蓋曰必居以安之食以養之禮以教之然後及於五刑耳豈以皋陶為劣於禹稷而後之乎然即此章先後輕重之意觀之益可以明此書之不為作刑以詰四方而作矣

周程典

周書大正篇維周王宅程三年注程地名在岐州後乃徙

豐

程典解第十二惟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周文王作程典云云慎功必躬恕恕以明德選官以明刑謹守其教小大有度恊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侯習其武誡士大夫不雜於工商受其農時修其等列務其士實差其施賦遠格而邇安於安思危於終思始於邇思備於遠思近無遺嚴戒

詩皇矣疏引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

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

周本典

周書序周公爲太師告成王以五則作本典

本典解第五十七維四月既生魄王在東宮召公告周公曰今朕不知明德所則政教所

行字民之道禮樂所生非不念而知故問伯父周公再拜稽首曰臣聞之文考能求士者智也與民利者仁也能收民獄者義也能督民過者德也為民犯難者武也王拜曰允哉敬守以為本典

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之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為己法度待落及下同令則己矣止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糾舉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時所急傳之以和說以使民說音悅臨之以敬涖之以彊

莅之於事為涖涖者利又音類斷之以剛斷思猶求聖哲之上

明察之官上公王者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

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之有辟則不

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

可為矣為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

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三

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今始盛知世今吾子相鄭相

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相息亮反洫況域反立謗政作丘賦在四年謗布浪反

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

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

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為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

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
之言復報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
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箴戒為惠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
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
乎失其度以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
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位次也民是以能尊
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
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
棄是也度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
故不尊貴貴何業之有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
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
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

墨即蔡墨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孝公初衛鞅請變法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首敵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賞為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施刑刑及傳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令之初作一日臨渭論囚刑七百餘人渭

水盡赤又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始皇即位遣將成蟜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及戮其屍已死者戮其尸其後嫪毒作亂敗其徒二十二皆梟首懸首於木曰梟車裂徇滅其宗輕者為鬼薪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律曰鬼薪作三歲

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縣稱也石百二十斤始皇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二世即位以趙高為郎中令更法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群臣諸公子有罪令高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十二人戮死於市十公主磔死於社財物沒入官縣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將山東群

盜賊起不能禁胡亥責李斯斯懼乃阿意以書
對曰夫賢主必能行督責術則人不犯故韓子
曰慈父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胡亥悅行督責
益嚴刑者相半死人成積於市以殺人多者為
忠臣丞相去疾及李斯與將軍馮劫諫胡亥以
寇盜並起皆苦於轉戍且止阿房作者胡亥曰
君不能禁盜反欲罷先帝所為何以在位遂下
之吏去疾劫曰將相不辱皆自殺高因譖李斯
子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令高按問斯高詐為御
史十輩往訊斯斯以實對輒令榜掠斯急上書高
高令棄之不奏後胡亥使人驗斯斯懼如前使
者乃誣伏遂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夷三族

刑類

歷代刑製

要語

漢高祖初入咸陽與父老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盗抵罪傷人者有曲直盗財有多少故言抵抵至當也餘悉除秦苛法兆民大悅然大辟尚有上族之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葅其骨肉於市葅為醢也其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戮其後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請之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遂令蕭何攈摭秦法謂收拾也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又制獄疑者各讞所屬官長皆移廷尉廷尉不能決具

為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

孝惠即位制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孝文元年盡除收帑相坐律令

二年詔曰古之治天下者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令今又有之則是中間當重設此條也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民之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劉曰祝詛上以相約漢俗如此猶復漢律云不直者不敦

祝訬賞也故謂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致堂胡氏曰妖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搖民惑衆有姦宄賊亂之意者及其失也則暴君權臣假此名以警懼中外塞言路也故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夫忠臣為上盡忠深計必剴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於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是時揚君過以賣直未然之事危亡之刑汝安得知之待誹謗妖言耳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鉗口結舌人君不聞其過淪於危亡而不悟然則其所謂謗者乃天下之忠

而其自為者乃天下之妖也夫既以忠諫深
計為誹謗妖言則指鹿為馬指野鳥為鸞指
菌為芝指氛祲為慶雲指雹曰不為災也指
慧曰所以除舊而布新也蝗生則曰不食嘉
穀也日食則曰陰雲蔽之也地震則曰官府
無傷也霖雨則曰秋稼自茂也水湧泛溢則
曰民無流死者也歲饑則曰路未嘗有餓者
也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理詭道倒
言而遂說之欺惑世主使淪於危亡其罪豈
特誹謗之比其為妖也不亦大乎嗚呼文帝
除此令其享國長世宜哉

四年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時人告勃
反勃下吏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

與獄吏吏書牘背示曰以公主為證公主孝文
女敎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薄太后為
言帝乃使持節赦敎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
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
孝文時禁網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
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焉
景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重罪謂死刑）幸
而不死不可為人（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者
曰三百笞三百者曰二百
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
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廷尉信謹
與丞相議曰（時丞相申屠嘉）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

監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按察也音下更反）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也）他物若買故賤貴故貴皆坐臧為盜沒入臧縣官（他物謂非飲食）吏遷徙罷免受其罪官屬所將監治物財奪爵為士伍免之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

中四年詔曰長老人所尊敬也鰥寡人所哀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十以下孕者未乳（乳產）師侏儒（樂師瞽者侏儒短人不能走）當鞫繫者頌繫之（頌讀曰容容寬不桎梏）死罪欲腐者許之

中六年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箠策也）所丞相劉

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毋得更人（謂行笞者不更易人也）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

駮（師古曰不駮其指用意不同也）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賈之交易）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師古曰傳讀曰附）議有咸冤傷之

孝宣本始四年詔群國律令可蠲除以安百姓者條奏

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可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群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

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

有禍患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其父母匿子夫匿婦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元帝初下詔曰夫律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辟也今律㯋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不逮言意斷所不及）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是便安百姓而已

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曰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

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
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
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
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
責而已

四年勑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
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明捕他皆無得繫其
當驗者即驗問

班固西漢刑法志論曰漢道至盛歷世二百
餘載師古曰今謂撰志時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
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如淳曰率天下犯律
者有一千人口而死耐罪上置右趾三倍有餘古人有
言曰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師古

鄉日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
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悽愴之
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
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復獄不減一人此
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　若此者
治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姦
不輒得獄　干不平之所致也書曰伯夷降典
哲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
今隄防凌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
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為之囊橐姦
有所隱則狃而寖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
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
失其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

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
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
公名平者多患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
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
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刑獄所以尤多者
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
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彊扶弱朝
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俠以口率計斷獄
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師古曰什少其八也然
而未稱比隆於古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
不正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以
為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赭
衣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

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戾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者人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未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履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此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

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
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刑竞舜之刑
是猶以鞿而御馯突違時救之宜矣且除肉
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
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
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
男女淫佚吏為姦臧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
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
增不耻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
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刑
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
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
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

刪定律令篹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令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財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矣

王莽居攝翟義劉信起兵討莽莽敗之夷其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其後張良終帶叛入奴匈莽求得行禁加之刑燒殺之及天下兵起董忠及莽敗之莽令剉忠收其家族以醇醯毒藥白刃叢棘埋之

後漢世祖建武三年七月詔曰吏不滿六百石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女徒顧山還家晉灼曰漢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伐木於山名曰雇山

十二年高山侯梁統上疏請嚴刑不報

統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初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二帝共輕殊死刑一百二十三事自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愚以為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為 殘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

代文帝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相坐
之法天下幾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遠方
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匿之科
著知從之律宣帝履道要以御海內臣下奉
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即位日淺
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凡
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請擇其善
者而從之定不易之典時廷尉議以為崇刑
峻法非明主急務遂罷之
十四年群臣請增科禁不許
群臣言上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
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
下公卿杜林奏曰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

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與詳覽失得破矩為圜斲雕為樸蠲除其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全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斷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

明帝即位詔施行及群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中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赦隴西囚徒減罪一等十二月甲寅詔天下士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疋右趾至髡

鉗城旦舂十疋全城旦舂至死寇作三疋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永平三年正月詔有司詳刑謹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達斷獄得精號前居代十二（十斷其二言少刑也）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林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 安帝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右右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

行有珮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
撲罰皆非古典帝納之是後九卿無復捶撻者
元和二年正月詔曰方春生養萬物華甲宜助
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及案驗及
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聽順
天氣立秋如故
三年十二月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
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
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士宦王朝如有賢
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
諸以前妖惡禁 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
路但不得宿衛而已
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刪定律令為漢儀奏之

青龍二年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又令有司删定大辟減死罪

詔更定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

時承用秦漢舊制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音恢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所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廐戶三

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訟辞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為篇結事為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律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盗律有残傷之例賊律有盗章之文與律上有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人又反又女救反）無常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孫叔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

餘言教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凡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是時太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詔下其奏司徒王朗議又不同時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又寢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給事

黄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詵等
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為魏法
齊王時司馬師輔政坐毋丘儉以大逆之罪誅
庾之乃改出適女從死之律詳魏門
晋武帝泰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
講使裴楷執讀四年大赦天下乃頒新律
初文王秉魏政患前代律令煩雜陳群劉劭
雖經改革而科網太密於是命賈充等定法
令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數正其體號
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辯因律為告劾繫訊斷
獄分盜律為請賕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
衛宫違制撰周官為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
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錯其苛穢

存於一時其餘未宜除之者若軍事曰農酤
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
入律悉以為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
罪則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為
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迸適養母
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
之條去補士沒為官奴婢之制經過誤老小
女人當罰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
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
聘為正不治私約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
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
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其後明法掾張裴又註律表上之其要曰律

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是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訐為之心舌捕繫為之所足斷獄為之定罪名例齊其法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不以為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礼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鬭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繫謂之賊不意謂犯謂之過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

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
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知謂之強攻
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群取非其物謂之盜貨
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
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
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
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鬭皆為賊鬭之加
兵刃水火中不得為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
道逕射不得為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
馬殺人當為之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
鬭鬭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
呵人取財似受賕因辭所連似造意劾諸勿聽
治似故縱持質似恐喝如此之比為無常之

格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簡正于五
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罰不過十
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
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十二百刑等不
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
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
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
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
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
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疎公私不
常其教礼樂崇其上故降其刑刑閑於下故
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
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

下手取財為強盜不自知士為縛守持中有惡言為恐喝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賕劫召其財為持質此六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財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贓輸入呵受為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為擅賦加毆擊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

關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貌其声色
姦貞儒弱使其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
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怒子殺喜子當為
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
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
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
人則奴婢捍主得謁殺之賊燒人室廬舍
積聚盜贓五疋以上弃市即燒官府積聚盜
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
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
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
不敬違儀先式及犯罪為公為私贓入身不
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

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律也律者幽理之
奧不可一體守也或縱過以配罪或化俗以
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取舍以從時或推重
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
重輕之变皆所以臨時觀釁者用法執詮者
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機略之
上稱輕重於毫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
以理直行正夫奉聖典者操刀執繩刀妄
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
刑者罪之大弃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
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宝君子
而逼小人也故為勅慎之経皆擬周易有变
通之體焉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変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謂之格刑
殺者是冬震耀之象髠罪者似秋凋落之変
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五刑成章輙相依
准法律之義也
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獄各出私情刑法
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劉訟上疏論之
東晋元帝為丞相在江東承制時百度草創議
断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状主簿熊遠奏
曰礼以從善法以閑非故礼有常典法有常防
人知悪而無邪心是以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
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
来尚矣経賢智歴夷險随時斟酌最為周備自
軍興以来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

屬命之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立節度復
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
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
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
以壞成事案法蓋麤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
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
法之不以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
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為駁議者若違律令
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
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律議者皆當引
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
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
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以事為

斷耳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為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称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右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母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矣秦剛密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圮[illegible]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為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礼樂不典則刑罰不中是以明罰勑法先王所慎自元康以來事故薦臻法禁滋蔓大理所上

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也

大興四年著作佐郎郭璞以帝用刑過差上疏以為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赦不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也今之宜赦亦如之

晉庚戌制

哀紀興寧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閱戶人令所在土斷嚴其法禁稱為庚戌制

晉志刘頌為三公尚書上疏曰君臣之分各有所司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

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
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
得為異議